

如果爱情就是人生，那真实会是什么？
照世间眼光一无是处的人，是否果真全不可取？
继续爱下去，任何你想象不到的，都会出现！

非比寻常的 一天

[日]平安寿子 著


金妮 译

中华女子学院



0382210

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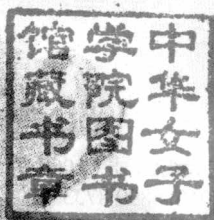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12245
260

非比寻常的 一天

[日]平安寿子 著


金妮 译



中华女子学院



0382210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比寻常的一天 / (日) 平安寿子著 ; 金妮译. --
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10
ISBN 978-7-5104-2249-2

I. ①非… II. ①平… ②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0059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2010-6237号

SUBARASHIYI ICHINICHI BY Asuko TAYIRA

Copyright © 2005 by Asuko TAYIR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., Japan 2005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soft-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

NEW WORLD PRESS.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

by Asuko TAYIRA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ju Ltd., Japan

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, CHINA.

非比寻常的一天

作者: (日) 平安寿子

翻译: 金妮

责任编辑: 余守斌 熊文霞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33千字 印张: 6.25

版次: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978-7-5104-2249-2

定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目录
Contents

• 非比寻常的一天 /001

039/ 即兴家庭 •

• Only You /075

103/ 甘泉的秘密源头 •



• 爱与被爱的人 /133

163/ 商店街的竹取公主 •

• 后记 /194



| 非比寻常的一天 | 第一章 |

1

满脸胡碴、一头乱发配上全套皱巴巴的运动服——星期天一大早，就以这副德行打着小钢珠的三十七岁男人，只有一句话来形容最贴切——一无是处。

和我交往时，他是那么英挺利落。修长的身材，帅气、搭配简约又有质感的服装，还散发着一股甜中带苦的雪茄味。不过，若是因此就觉得可以形容他现在是“散发着落魄的哀愁”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驼着背，嘴巴微张，悠闲地享受小钢珠的乐趣，这副邋邋遢遢才是他的真面目。

他不是堕落到这般田地，他本来就是这种男人。

我则是身穿宽松夹克配上裤裙，脚踩运动鞋。会作这身打扮，就是一心一意要追踪逃掉的他。我进入店里假装找人，小心翼翼地靠近，然后单手扳住他的左肩。他不明就里回过头，凝视我两三秒钟后，发出了开心的一声“喔”，还露出特大号微笑。这个笑容如果定格裱框起来，大概可以配个“超级 happy”的标题。他的脸蛋本来就长得十分悠哉，找不到任何阴影或抑郁深沉的魅力。大家都会对这张脸卸下心防。我也曾是其中一个。

“幸惠！看起来精神很好嘛！哇，真是奇遇耶。两年没见了？”

“钱，还来。”

我的脸色很难看。我想说的也只有这一句。

“一见面就突然来这招？我会还啦，当然，我有说过会还的

啊！不是答应过你了吗？”

友朗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。他是个不论何时都泰然自若的男人。现在也一样。被我看见身穿运动服的样子也完全不会不好意思。不是一个可以用常理对付的人。于是我加重语气。

“有钱玩小钢珠，就还钱来。”

周围的目光集中过来。一个头上绑着 INCOME 布条、身穿条纹衬衫、打着红领结，一身颇妙打扮的年轻店员津津有味地看着事态的发展。

“幸惠，这么突然我没办法啦！”友朗依旧笑嘻嘻的。我稍微压低声音，让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

“不还钱来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”

“什么？但是……”

“我手上还有借据。要不然，在这里把事情闹大。叫警察来我也无所谓。”

友朗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他凝视着我的眼睛。

“幸惠好像是背水一战耶。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……还钱来。”

2

拜托借我五十万——友朗对我说，那是两年前的夏天。

那时我和他交往了半年。友朗是个温柔风趣的男人，我大约享受了两个月像恋爱般的关系。但是，很明显，他同时和别的女人交往，而且人虽风趣，却不可靠，可以说是个不太光明磊落的

男人。所以当我交到更诚恳的男友后，他就成了在我郁闷时候请吃饭、逗我笑的备胎男友了。说真的，当时我的人生一帆风顺。

我那时候认为，幸福和远大的梦想或野心无关，我能力不特别优秀，头脑和外貌生来也只是低空掠过的等级，所以只要能过和一般人差不多的生活，就算是成功了。高中时我就这样下定决心。我所梦想的只不过是结婚前住在不太差的大厦里，体验随心所欲的单身生活罢了。从私立女中直升短期大学，毕业后进入综合建设关系企业尾端的公共建设营造公司，我的梦想就快速实现了。

一九八八年就职，在泡沫经济的全盛期，营造承包业的景气很好。我只需要享受缤纷的OL生活，和同事相约吃午餐，回到公司在厕所边刷牙边八卦，感觉和女中时期没什么不同。当时真的很开心。我自觉对工作没野心，凡事只要开心就好。我二十多岁就体悟到，只要认清自己的斤两，要得到幸福是很简单的。而当时我还认为，到了适婚年龄，就像蜜蜂在花边聚集、雄蛙追逐雌蛙，向自己求婚的对象一定会自然涌现的。

但是我的异性缘却不怎么好。类似外遇的邀约不少（偶尔会出于好奇赴约），但是不晓得为什么，单身男性却不会注意到我。办公室恋情没啥指望，为了增加认识异性的机会，也藉由女性朋友的人脉参加联谊和露营等活动，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火花。明明和我聊得很投机的男生，却在我不注意的空当和别的女生消失了。而相亲时总是刚好被有好感的对象拒绝。

我绝对称不上美女，但也不是丑八怪。只不过，以朋友们的话来说，“个性好像很阴沉”，也被人形容成“冷淡”。听到这

种形容，我常觉得“有吗？”的确，我不太健谈，也会察言观色之后再决定自己的态度。没有个人的意见，也觉得内敛要比表现自己来得有利，因为这样就不会误踩别人心底不知埋在哪里的地雷。也许这种过度小心翼翼的态度，变成“灰暗”、“冷淡”之类的城墙，使男生避而远之吧。总而言之，我就在不被任何人爱的状况下堂堂迈入二十八岁，陷入严重的沮丧。事情不该是这样的，我到底哪里不好呢？我该怎么办？我想要怎样呢？什么都没答案。活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

就在那时候，我遇见了友朗。是在友人餐厅的开幕酒会上。

我害怕人潮聚集的场合。总是害羞地躲在角落，一边啜着酒，一边暗自盘算“有没有好男人啊”，“会不会有人跟我搭讪呢”，就这样扭捏地打发时间。这时候，有个男性像只花蝴蝶般在店里各处谈笑风生，看起来十分爽朗愉快。只要他一加入，那附近好像就亮了起来。我凝视着他，并不是觉得他有魅力，而是一阵羡慕：“能够那样和所有的人相处融洽，被大家接纳，真好啊。”就在这时候，他似乎感受到我的视线，转头向我一笑。那个笑容让你无法不露出微笑回应。是一张诉说着“超级 happy”的脸庞。

他靠过来，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，稍微聊了一下。那就是友朗。好像经营一间资讯服务方面的小公司，解释了一堆创投企业跟通讯系统这样那样的事，我听不太懂。然后他又讲了一个餐厅老板从前迷糊的往事，逗我笑了出来。他讨好地说：“你的笑脸真美，真想再看到你的笑容。”

我打开天窗说亮话：“嘴巴上这么讲，结果真正会来约我的

人，可没半个呢。”“什么？”听到友朗这么反问，我便决堤似的倾诉自己没有异性缘的难过和孤单。友朗虽然很温柔，整体感觉不错，但是并非会让我心头小鹿乱撞的类型。所以在他面前不需要装腔作势，能够坦然释放自己不光彩的那一面。

友朗说：“异性缘佳和被爱是不一样的，幸惠。”“才认识就叫我幸惠，其实让我很开心。”

“我认为，男生是出于本能会想追求外型漂亮的女生，但那不是爱。所以异性缘愈好的女生，反而愈难获得真爱。而且，绝对没有人一辈子都不曾被爱过，所以你不要无谓地着急喔。连续剧里的恋爱，就是因为现实中不存在，才会编成连续剧啊。如果幸惠想要听男生说‘我喜欢幸惠’，‘我会守护着你’这一类连续剧台词，我现在就可以对你讲喔。”

我说我想听，友朗便微笑着注视我的双眼，用只有我听得见的声音说：“幸惠，我喜欢你喔。从今以后我想要永远待在你身边，守护你。”

我“噗嗤”笑了出来，友朗用指尖拭去我同时泛出的泪滴。于是我像被诱拐了似的离开餐厅，到大饭店而非宾馆开房间。结束后还依偎在他的臂弯里倾诉。虽然不是第一次和初识没多久的异性上床，但从来不曾像这样，话题完全绕着自己打转。友朗具有这方面的包容力。临别时我不抱希望地问：“我是有异性缘还是被爱呢？”友朗慎重地回答：“是被爱啊。我爱你，幸惠。一见钟情，真的。”我非常开心。直到这一时刻，我才体会到自己渴望这种虚幻不实的甜言蜜语。

每次见面时，他都对我很温柔，而我也随着有所转变。主

管和同事都说，我似乎心情变好了，会露出“有点 happy”的笑容。有人问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我爱面子地微笑带过。没想到，可以称为男友的对象真的出现了。

他是公司主要往来银行的融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。“原本负责的人调职了，以后将由在下接手。”他来拜访时，和负责接待的我聊了几句，散发家教良好的整洁感，对待我这种“大姐 OL”态度开朗又谦逊，短短几秒钟就捕获了我的心。不管怎么说，英俊又单身，和已婚微秃的前任窗口工作人员截然不同。听说和我同年，在家中排行老二，现在一个人住在大厦里，完全符合我内心深处结婚的愿望，我从来没这么心动过。往常总是到这边就无疾而终，只能怨恨自己霉运缠身，一个人狂喝闷酒喝到昏天暗地（就算喝也是星期五晚上，在自己家），但是这一次，空前绝后的事情降临了，他打电话来约我。之后迅速升温，没多久，我和他就开始天马行空谈到未来的规划。他喜欢想象新家的装潢和小孩的名字，我虽然觉得他这方面有点像女生，但感觉很顾家，值得依靠。

他对我说，他是被我朴素但是务实的气质所吸引。他说：“我是传统的男人，没办法接受花哨的女性。”这让我很高兴。我既不“阴沉”也不“冷淡”，我是“朴素又务实”。就是这样，没错。还好我没有异性缘，使我可以遇见真正欣赏我的对象，然后可以步入礼堂。而且是在三十岁之前！我之前还绝望地认为是不可能了……

关于这种种，我也告诉了友朗。只要我不提出要求，友朗是不会碰我的。所以把男友的事情告诉他，我一点罪恶感也没有。

友朗很替我高兴。我心里觉得，这或许是托了友朗的福，我也对他说：“这都是因为认识友朗才发生的。”

所以，毫无预警的借钱请求，我也答应了。

事实上我并不想借。薪水实领二十万，房租八万，除此之外还要负担车贷。对于这样的我来说，五十万是笔大数目。当时我有超过三百万的存款，并不是借不起，但如果是一两千就算了，我没有借人五十万的度量。我算是比较小气的人，有喜事要包红包都免不了肉痛。吃饭请客或送礼但不会有回礼之类的慈善事业，我也一概不做（务实的形象，在这一点上没错）。

而且友朗是因为事业不顺才开口的。跟只认识半年的我哭诉，想必是走投无路了。两年前开始，景气就变得很不好，前景也不乐观，令人担心。一旦借出，可能就拿不回来，所以我却步了。

结果友朗却死缠烂打说：“我会跟家里人借钱，所以下星期马上就能还你了，但是钱庄等不得，一等就会增加很多利息。只要熬过这关，之后总会有办法的。我真的是四处筹钱，现在大概还差个一百万。我马上就会还，就当你是帮你保管几天，请你借给我！”我失眠思考了一整晚，最后回答他，二十万就行。友朗欣喜若狂：“谢谢！我不会忘记这份恩情的！我好爱你喔！”还慎重地当面写下借据，盖章之外捺了指印。一个星期后，他就消失了。电话门号解了约，我和他几个共同的朋友都遭到同样对待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

当时我觉得，那也没办法啦。毕竟友朗在精神上帮了我，我既有工作，又有结婚对象。我告诉自己，这笔支出就当成出国玩

了一趟吧。一旦这么想，就觉得自己是个成熟的女人，感觉很好。当时的我有恃无恐，还不晓得随着友朗而来的幸运，也会随着友朗一起离我而去。

3

“一年前，公司倒闭了。”

“啊，这样啊。现在的景气喔……”

我们并肩坐在两百圆咖啡店的吧台前。

五年前，我就略略感觉公司的情况岌岌可危。但是都已经熬到现在了，以后应该也有办法吧……我一直过于乐观。没想到，不久之后老板突然连夜逃了。我也没有领到退休金，突然就失业了。

“但是那个……男朋友呢？不是银行员吗？难不成他也被资遣之类的？”

“他被开除了，因为挪用公款，之后就躲起来了，半年前的事。”

“哇……”友朗小小叫了一声，皱起眉头。

男朋友看起来不像那种人。他应该不是那种人吧，每天都看着巨额的钱，突然动了邪念也是没办法的事……我试着这样想。被宣告惩戒开除的他，好像变了一个人。社会精英蒙羞后竟然会变得那么不堪。他低着头泣诉：“我完了，谣言一下就传开了，走到哪儿都是冷嘲热讽。”“还有很多人都做同样的事啊！我太倒霉了，你最好跟这种人分手。”说完后就离我而去。我猜大概是

逃回父母家了，但是我没勇气追过去。真是没用，我所喜欢的只是一个假象。

“原来如此。你也真是辛苦了。但是，幸惠还很年轻，未来还很多机会嘛。”

“我等不了什么未来了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我想找一份正职的工作，所以没有去人力派遣公司登录，而是选择在时间比较自由的面包店打工，同时等待着机会。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。年近三十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在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，很难找到新工作。到了这把年纪，不愿意去连锁餐厅端盘子，也没自信口才好到能在街上随意逮人推销宝石，又没办法去当资格考教材的电话推销员。如果兴冲冲地参加一般事务工作的面试，一定是比我年轻的女孩获得录取。

银行存款一天天减少。认识银行员男友之后，我春风得意过了头，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下手，呈现一种“自我泡沫经济状态”，使得存款只剩一百二十万。对锱铢必较的我来说，存款锐减让我深感不安。存款只剩一百万，我就算是个穷人了。想当初，我也有借人二十万的阔气时期……某个晚上，我灵光乍现。

对了！我要收回借出的二十万！

下定决心后，我难得全身充满力量，失眠到天亮。隔天花了一整天打电话给每一个能想到的他的朋友。精诚所至，终于有个男人说出了友朗现在住处的镇名。“他好像住在那一带，详细的住址我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啦！”

于是我每个周末都开着爱车 Carol 到那附近找友朗。因为电话簿上没有登录，我就四处搜寻大厦、公寓或别墅的门牌。到了

第四个礼拜，终于在小钢珠店找到他。

“今天之内不把钱还来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银行的提款机星期天也能用。你能在这里打小钢珠，应该有钱吧。”

“不不不，这个……我没提款卡。你知道的，我向家人和朋友筹钱，解决了那些凶神恶煞的债务，但是现在必须清偿积欠亲友的钱，那可将近两千万呢。这两年，我在邮购公司当仓储管理员赚到的薪水都用来还债，一点娱乐都没有。她说那也太可怜了，所以我每个月可以领五千圆当娱乐费。”

“跟谁领？妈妈？”我故意嘲弄他，哼了一声。

“不……嗯，跟老婆领。”

“你结婚了？！”

“啊……和幸惠交往的时候我是单身喔。真的真的，我落魄到比一文不值还悲惨的地步时，她说会支持我的还债生活而嫁给我。很令人感激吧？这就叫不求回报的爱，是吧？抱歉……”友朗撇过脸去，用不知何时掏出的面纸夸张地擤鼻涕。“现在想起这段往事，都还会掉眼泪。”

这个不可理喻的家伙。

“那，尊夫人会还债吧。”

“不，这个嘛……结婚的时候我就和盘托出了。向谁借了多少、是哪种关系等等，取得她的谅解才步入礼堂的。现在如果出现了那张名单以外的款项，会影响到我的信用哪。特别是像幸惠这样可爱的女孩，一出现，我太太可能会坐立难安的。因为她深爱着我嘛。”

“所以我不在你全盘托出的名单中罗？”

“那是因为，我借的都是百万起跳的啊，所以，幸惠的那个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二十万这种小数目早就不记得了？”

我提高声量。我从包包里拿出皱巴巴的借据，丢到他面前。

“……对不起。”

“我不需要口头上的回答，也不要你道歉。我不要求利息，我的二十万，现在就还来。我已经厌倦等待和放弃了。能讨回来的东西就要讨回来。过去一直以为听天由命躲在后面就不会受伤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事情不是这样的——我不会这样就放你走！”

我整个人激动了起来。自己也不晓得到底说了些什么。但无论如何，“我要把钱要回来！”的全力以赴感，实在很畅快。但是眼泪好像一滴一滴掉出来。

“别哭嘛……”友朗表情变得很温柔，用手指抹去我的泪水。

“女生一哭，我就没辙了啦。嗯……要不然这样好了。现在你陪我去几个可以筹钱的地方。每个五万的话，四个人就二十万了。嗯，总会有办法的，就这么办吧！”友朗活力充沛地站起来。

为了要拿电话本，我们到了友朗夫妇住的公寓，外墙抹着石灰，看起来很穷酸的两层楼公寓。我曾经绕到这里浏览门牌，但是门牌写的是老婆的本姓，所以没找到。她在补习班工作，好像周末得上班，所以没有碰面的麻烦。但是我选择把车子停路边，坐在Carol里等他，因为我不想去有他老婆气息的地方。大概过了五分钟，友朗换上休闲但得体的衬衫，外套加长裤，手里拿着记事簿和电动刮胡刀走过来。坐上前座后，开始用我的手机打电

话。

“喂，我是友朗。哎呀，好久没跟您联络了。您听起来状况不错呢。我？这个嘛，全日本这么谨言慎行的，现在大概只有天皇陛下和在下我了。因为现在被亲爱的老婆全权管理啦，哈哈。对了，有件事想向您请教一下，这么突然真是不好意思……”活泼流利的对话最后却不了了之。突然接到这种电话，要是我，我也会拒绝碰面。我听得坐立难安，下车在附近踱步，不时注意车内的情况。友朗不但毫不气馁，还充满干劲地说笑，并在记事本的地址名单上用笔做记号。我觉得很好奇，回到驾驶座上凑过去看，看到住址前一连串的×之间有几个零星的○。

过了一阵子，友朗阖上记事本，突然抓住我的左手凑向他的脸，我吓了一跳，原来他在看我的表。

“还不到十点。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去到茶臼乡村俱乐部了吧？”

我把卫星导航打开来。买卫星导航的时候，家人朋友指责说：光是保养费负担就很重了，又不是搬家运输业者，对一个靠打工过活的人来说，卫星导航实在太奢侈。但是使用卫星导航把车开来开去是我唯一的纾压法。我可以亲眼确认目前所在地和目的地之间的路线。没有错误，没有犹疑。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可以实实在在依靠的只有这个。最新的配备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，但是友朗不太感兴趣地说了声“哇，真不赖喔！”便盯着后视镜，开始刮起胡子了。